



老兵袁国祥用相机记录新疆、西藏和平解放与发展中的时代印记、军民群像——

见证挺进西陲的“红色光影”

■ 扈传昆

一路凯歌进新疆——

把相机当作“战斗”的有力武器

1949年9月19日，翻越风雪祁连山的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解放了袁国祥的故乡甘肃张掖。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待百姓和蔼可亲，让当时17岁的袁国祥萌生了向他们“靠拢”的想法。一次座谈会，更加坚定了他参军报国的决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爱国传统，有志青年就应该投身革命行列，做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人。”那一天，袁国祥作为优秀高中生代表参加了第二军在张掖中学召开的座谈会，时任第二军政委王恩茂的发言深深打动了她。

“以前国民党师长上街是前呼后拥，没想到解放军的大领导愿意和我们一帮穷学生打交道，这支部队真不一样。”

很快，袁国祥报名参军。由于曾在亲戚家的照相馆帮过忙，袁国祥毛遂自荐要求学习摄影，也得到了刚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部相机。自此，袁国祥像一块矿石投进了革命的熔炉，每天炙热地冶炼，用镜头定格解放军进军新疆、建设边疆的画面，相机也成为他最有力的“战斗”武器。

1949年10月12日，第一兵团第二军和第六军从酒泉等地出发，拉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序幕。袁国祥跟随第二军，一路上目睹了许多感人的场景。

在新疆轮台，许多维吾尔族群众涌到街上，万般不舍地拦住汽车不让解放军离开。此前，他们曾遭受匪军长达数日的抢劫，被抢走大量财产。第二军军长郭鹏站在车顶上发表讲话，让警卫连

留下保护他们，当地群众才让开了路。在喀什，第二军受到5万城乡群众的夹道欢迎，之后喀什、疏勒和附近各县群众又聚集在七里桥大草滩上，举行庆祝喀什解放军军民联欢大会，大会洋溢着拥护共产党、军民一家亲的热烈氛围。

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画面，被袁国祥用镜头定格。“记录历史、宣传鼓动”，摄影家袁国祥把这8个字作为使命牢记在心中。那一年，他拍摄了《哈密人民欢迎解放军》《喀什和平解放》等照片，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的历史。

新疆解放后，在兵团屯垦的浪潮中，袁国祥的足迹踏遍塔里木盆地广袤的地域，把镜头对准大生产的火热场面，《军垦第一犁》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

1950年初，袁国祥参加第二军政治部下乡大生产，同时也背着相机深入疏勒南郊的草湖等地，拍摄部队艰苦开荒的过程。一个清晨，袁国祥看到7名战士正在用土犁开垦荒地。年轻的他们身着破旧的棉衣裤，用扛枪的肩膀拉起土犁，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被深深触动的袁国祥情不自禁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随处可见。”袁国祥拍摄的这张照片，作为兵团屯垦戍边、铸剑为犁的发轫之作，成为反映新疆军垦部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张名片。如今坐落在石河子市的那座“军垦第一犁”雕像，就是这张照片的历史投影，成为这座城市永久的记忆。

五星红旗飘云端——

用镜头掀开雪域高原的神秘面纱

1952年冬，袁国祥作为南疆军区政治部摄影员随运输队一同前往阿里边防连，为官兵运送物资。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没有阻挡袁国祥的步伐，他骑马行进7天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拍摄了塔吉克族群众欢庆解放的画面；骑着牦牛深入雪山哨卡，来到祖国最西端的罗布盖夜前哨，拍下《雪山铁骑》等照片，第一次向军内外展现了驻守祖国西陲的边防军人的风采，用镜头揭开了帕米尔高原的神秘面纱。

1954年夏天，袁国祥随藏北运输指挥所的骆驼队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桑株达坂，跨越了冰雪封盖的昆仑山，在头昏眼花的艰难攀爬中，记录了骆驼队穿越高山峡谷向先遣连所在的边防部队和西藏阿里运送物资的场景。

那是怎样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数百峰骆驼在昆仑山的“褶皱”中逶迤前行，眼看着一峰骆驼要滑下山崖，战

士们赶忙用刀子割开骆驼驮着的麻袋，把面粉、大米洒在路上，才引导骆驼安全脱险，伴着清脆的驼铃声缓缓走向昆仑山深处。

越险峰，涉激流，袁国祥和骆驼队历时54天，行程1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阿里普兰。每一天，袁国祥都在接受心灵的洗礼，被战友们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着。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他一次次跟随巡逻在风雪边防线的官兵，留下了一幅幅他们守卫在生命禁区的群像。

《红旗插上喜马拉雅》是其中一幅标志性的作品。为了拍好这张照片，袁国祥在强拉山口下用石头垒起的哨所住了五六天。那几天雨雪雾不散，等到天突然放晴的那一刻，他和战士立刻骑马上山，来到海拔5200多米的边界山口，拍摄了3个战士高举红旗、手握钢枪的画面，留下了五星红旗

去年6月，袁国祥从新疆喀什出发，再一次坐上飞往西藏阿里的飞机。这是袁国祥离休后第6次前往阿里。此时，他已经88岁。

“新疆和西藏是我战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趁着还能走动，我想再去看看。”

袁国祥被誉为新疆军区部队的“活历史”。在44年的军旅生涯中，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始终将镜头对准戍守高原雪山的边防官兵，对准翻身解放迎来新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众，用1000多幅摄影作品，真实记录了解放军进军新疆、解放阿里、大生产运动和参加社会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一幅幅载入史册的“红色光影”。

——编者

题图：1954年袁国祥拍摄的《红旗插上喜马拉雅》。

右图：1954年袁国祥拍摄的《骆驼担当昆仑》。

下图：1950年袁国祥拍摄的《军垦第一犁》。



夕阳余晖霞满天——

让红色记忆绽放时代光芒

1993年，袁国祥离休，但他更忙碌了。

南疆军区要修建军史馆，袁国祥欣然投身其中，不仅把自己拍摄和收集到的历史图片毫无保留地捐献出来，还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地赴各地参加走访征集工作。拜访老干部，看望英雄人物，收集革命文物，翻阅文献资料，他几年间行程数万公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先后走访老红军、老八路、老英模300多人，梳理南疆军区前身红六军团、三五九旅和第二军的历史脉络。

“一定不能让人忘记这段红色往事。”离休后，袁国祥笔耕不辍，编写了《往事回眸》《雪山凯歌》《喀喇昆仑风云录》等史料丛书，为军区部队和各族群众进行红色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他的心愿就是把那段艰苦岁月记录下来，把那些将青春甚至生命献给祖国边防的官兵事迹记录下来，把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袁国祥记得，有个叫李志杰的小战士，参加边境作战前请求袁国祥为他拍张照片，回去寄给父母。他还悄悄地问袁国祥：“我是个新战士，能不能申请入

党？”袁国祥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后来，李志杰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被迫记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那张黑白照片也成为他生前最后的影像。

“天山再高，高不过我们解放军的脚底板。戈壁滩再大，大不过我们解放军的步伐……”在编撰军史的同时，袁国祥还经常受邀为部队和党政机关、学校作报告，为大家讲述南疆部队的历史。他的回新疆和平解放发展展出的摄影展也一直在南疆各地巡回展出，许多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从这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初心使命。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能用镜头为这片土地留下一些珍贵的记忆，我心足矣。”离休后，袁国祥获得了新疆军区“十佳离休老干部”、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这位头发花白、年近九旬的老人，始终在为传承红色基因默默耕耘着。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多次赴南疆和阿里采风，看到许多城镇变得越来越亮丽，欣喜之余，他再次端起手中的相机——

“我争取活到老拍到老，为记录新疆和西藏的发展多作贡献！”

(制图：扈 硕)

★ 曾在军旅

老指导员的二三事

■ 王保明

今年我已经73岁了，岁月流淌，往事悠远，但几十年前与指导员栗尚海相处的几件小事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1968年，我高中毕业后入伍来到原步兵第191师，新兵连后被分到炊事班。怕我这个高中生当伙夫有想法，那些天在班里总能看到指导员。直到我工作安下了心，他来班里的次数才少了。后来连队司务长被抽调参加集训，他的助理又复员，我同时挑起两副担子，平时还挤出时间积极写稿投稿。半年后，我被评为积极分子，同年又被批准为预备党员。

后来炊事班长和我谈，你有这样的成绩，指导员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你刚到班里时，他怕你思想转弯慢，时刻关注着你，和我商量怎样才能把你带好。当时连里空出那两个位置，上级不是没有人选，指导员却认为你学历高又踏实肯干，是棵好苗子，培养好了会有大发展。他说服大家把担子交给你，这是没有先例的。你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后，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可见他为你有多高兴。

我这时才知道，指导员为我操了这么多心，却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不久后，指导员的未婚妻来部队和他成婚，我想这一次该我尽点力了。当时部队不兴随礼，再说我是一个兵，他根本不会收，但帮助买买东西、跑跑腿还是可以。我一心以为指导员肯定会找我，等了一个星期却一点动静。后来我一打听，指导员的婚事已经办完了，婚礼非常简单，就是几个干部聚在一起，分了一包糖两盒烟。

指导员结婚后，平日里他们一家自己做饭，米面油和蔬菜水果全在服务社买，和连里没有任何“瓜葛”。我们都知指导员对自己要求严，大家谁也不敢去“示好”，我更是连根小葱也不敢送。直到过春节连里杀猪，我想这是我们自己养的猪，指导员也该有一份，就让炊事班战友送去一块肉，大概有两三斤。不一会，指导员让通信员把肉送了回来，把我找了过去。指导员对我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知道这是咱们连养的猪，但你们送来的那块肉肯定比我应该领到的要多一点。如果我接受了，就是搞特殊、搞集体的光，眼下看可能不算了什么，却在思想作风方面开了一个口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是要出大问题的。

说到这里，指导员看着我，郑重其事地叮嘱道：“保明，你都是党员，请你和大家都要理解我，让我们共同把好各个关口。”听着指导员的一番话，联想到他平日的一言一行，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愈发高大。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也从师副政委的岗位退了休，但仍时常会想起老指导员，对他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公道正派为人的那些往事记忆犹新。我常常在想，老指导员文化水平不高，也不善言谈，但为什么他说话办事那么有分量，在大家心目中那么有威信？公正廉洁作表率，无疑就是最好的答案。

(整理：周文洲)

祖孙三代传递 军旅“接力棒”

本报讯 闫伟、任云飞报道：随着最后一批新兵顺利起运，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2021年上半年征兵任务日前圆满完成。58名新兵中，有位新兵有故事。

这名新兵叫孟承泽，爷爷和父亲都曾当过兵。1968年，孟承泽的爷爷心怀报国之志，放弃高中学业投笔从戎，在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戍边数年。讲起那段对军旅岁月的怀念，也有“没能在部队多干几年”的遗憾。1987年，孟承泽的父亲入伍来到某坦克旅，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虽然我当时也很想留队，但连队名额有限，未能如愿。”

今年征兵宣传开始后，即将大学毕业的孟承泽得知自治区有关于参军入伍的毕业生满足条件可认定提前毕业的新政策后，坚定了从军报国的决心，也得到了爷爷和父亲的大力支持。在新兵起运送站时，爷爷嘱咐孟承泽说：“现在部队需要大学生，你比谁多有文化，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为国家多作贡献。”孟承泽用一个标准的军礼，给爷爷和父亲作出了承诺。

一位老水兵时隔38年再回老部队

回望一身“海军蓝”的日子

■ 杜江帆 黄达炜

38年后，老兵周毅回到了老部队。

2年前，他被确诊患上尿毒症。从那时起，回一趟老部队，成了周毅最迫切的愿望。

周毅1982年从辽宁大连入伍，成为一名海军通信兵。那一年，他正好18岁。青春年华涂上了“海军蓝”，那4年里，他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困惑迷茫。个中的酸甜苦辣，至今回味无穷。

“每到过年过节，就会特别想家……当时码头停泊的都是第一代导弹驱逐舰，主炮还是拉绳的呢……那时候营区里还没有自来水，所有生活用水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

谈起军营生活，周毅低垂的眉眼忽然亮了起来。他说，退伍前几天，实在舍不得脱下军装，以至于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穿着军装躺在床上。退伍后，他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工作，每年八一建军节单位都会组织老兵聚

餐、发放慰问品。每一次他都兴高采烈又怅然若失，他一直想找机会回老部队看看。

“真想剩下的时间里了却这个心愿。”由于身体原因，周毅每周都要去医院治疗。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他专程从家乡大连出发，辗转乘坐飞机和汽车，终于回到了老部队。

“感觉既亲切又陌生。”周毅说，“营区大了，马路宽了，楼层高了，绿化美了。”尽管当年住的营房由于年久失修被封闭起来，周毅还是难抑内心的激动，趴在紧锁的营门上向内张望。

“当年每天早操都要从这里跑出来……”周毅的眼里难掩兴奋，滔滔不绝地向身旁陪同的官兵讲述往事，似乎一下子变回38年前那个身穿水兵服、意气风发的青年。

来到曾经的连部楼前，一排排青松随风轻摇。这是周毅来部队第一年和

战友亲手种下的树，当年的小树苗如今已有3层楼高，海风把树干“雕刻”得嶙峋苍劲。“树长大了，我们老啦。”拍一拍树干，周毅的眼中泛起了泪光。

“同一个我，同一个地方，只是相隔了38年。岁月无情，我愿从彩色回到黑白，可以吗？”这是周毅在朋友圈写下的一段文字，附带的照片里，当年还是新兵的他头戴水兵帽，身着水兵服，眉宇间透着坚毅。如今，望着亲切又陌生的营区，望着码头上一艘艘崭新的军舰，他紧紧握住随行官兵的手说：“以后就交给你们啦！”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兵周毅很平凡，没有辉煌的经历，没有耀眼的过往，只是把青春献给了人民海军。但正是一代代像周毅这样的军人在平凡中坚守，无悔地奉献青春，才有了人民海军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航程里，会留下属于他们的航迹。



4月1日，北京卫戍区某师举办“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铁师精神”主题活动，邀请部分老兵代表参观新改建的师史馆，回顾峥嵘岁月，铭记光辉历史。图为一名老兵深情凝视师史馆陈列的烈士名录。 陈健龙摄